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生 与 死



這本書將成爲近代史上
一則巨變的永恆記錄。

敦煌書局



511
6422
573

生与死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鄭念著

鄭凱譯

敦煌書局

H 109 1, 3, 23

生与死

原著：鄭念

譯者：鄭凱

出版者：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周政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〇三號

電話：五三七一六六六（代表）

信箱：台北郵政一七〇六六信箱

郵撥：〇〇一四一〇三一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〇二六九號

印刷：建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七十五年九月

定價：貳佰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作者簡介

鄭念，於一九一五年生於北平。一九三五—八年就讀於倫敦經濟學校，畢業後嫁給一位中國政治家，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八年，僑居澳洲坎伯拉市。在中國共產黨解放大陸之後，至一九五七年因癌症去世爲主，她的先生一直擔任上海蜆殼公司的總經理，而從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她則成爲蜆殼公司的管理顧問。——一九八〇年離開中國，現在居住在華盛頓特區。

校訂者簡介

馬海玲，一九五七年生，湖南省籍，畢業於文化學院大陸問題研究所。

目錄

前言	五
第一部 革命風潮	
第一章 獵巫	九
第二章 風暴前	三五
第三章 紅衛兵	五七
第四章 拘禁	七九
第二部 拘留所	
第五章 單獨監禁	一〇七
第六章 審問	一二五
第七章 一月革命與軍事統治	一四九

第八章	政黨傾軋	一七三
第九章	接踵而至的迫害	二〇九
第十章	弟弟的告白	二三三
第十一章	一場殘酷的拷問	二五五
第十二章	釋放	二七九

第三部 爲正義而戰

第十三章	梅萍在那裏？	三〇一
第十四章	追查真相	三二七
第十五章	特殊的學生	三五五
第十六章	毛澤東之死	三九一
第十七章	後甦的生命	四一七
第十八章	告別上海	四三九
後記		四六三

作者簡介

鄭念，於一九一五年生於北平。一九三五—八年就讀於倫敦經濟學校，畢業後嫁給一位中國政治家，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八年，僑居澳洲坎伯拉市。在中國共產黨解放大陸之後，至一九五七年因癌症去世爲主，她的先生一直擔任上海蜆殼公司的總經理，而從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她則成爲蜆殼公司的管理顧問。——一九八〇年離開中國，現在居住在華盛頓特區。

校訂者簡介

馬海玲，一九五七年生，湖南省籍，畢業於文化學院大陸問題研究所。

目錄

前言……………五

第一部 革命風潮

第一章 獵巫……………九

第二章 風暴前……………三五

第三章 紅衛兵……………五七

第四章 拘禁……………七九

第二部 拘留所

第五章 單獨監禁……………一〇七

第六章 審問……………一二五

第七章 一月革命與軍事統治……………一四九

第八章	政黨傾軋	一七三
第九章	接踵而至的迫害	二〇九
第十章	弟弟的告白	二三三
第十一章	一場殘酷的拷問	二五五
第十二章	釋放	二七九

第三部 爲正義而戰

第十三章	梅萍在那裏？	三〇一
第十四章	追查真相	三二七
第十五章	特殊的學生	三五五
第十六章	毛澤東之死	三九一
第十七章	復甦的生命	四一七
第十八章	告別上海	四三九

後記

前 言

從一個被壓迫的中國產生了一份令人注目且扣人心弦的證言。一位不平凡的生還者——一位受過高深教育的女性曾經進入政界及商業圈，現在，卻發現自己陷入了時代的大動亂。鄭念敘述她在文革期間六年半的隔離囚禁，及多年未曾間斷的監視，到最後的復職。這是鐵幕內最好的文學作品，同時也揭露了許多中國政治動亂和派系鬥爭的真相與過程。

鄭念，是一位熱情的親英派人士，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在毛澤東當政時任職於上海的蜆殼石油公司，於一九六六年紅衛兵抄家時被捕入獄。所有試圖迫使她承認是英國間諜的不實指控都失敗了，鄭念堅定的拒絕了審問者開出的條件。當她出獄時，有人告訴她女兒已經自殺身亡，事實上，梅萍是被毛澤東手下的紅衛兵給活活打死。

這位作者具有旺盛的求生意志並決心為世人作見證，敏銳的政治頭腦及清晰的表達能力使她的書成為令人激賞的作品。她對談話內容的記憶力，驚人的觀察力及描述，還有她的幽默感及同情心，在在都證明她是一位天生的作家。「四人幫」雖早已被人淡忘，而「生與死」這本書將歷久彌新。

第一部 革命風潮

第一章 獵巫

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段往事……。現在，我又回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一個炎熱的夏夜、回到上海老家的書房，我的女兒睡在她的臥房裏，僕人們也休息了，我獨自待在書房中。再一次，我聽到天花板的風扇那種緩慢的轉動聲，我還看到書桌上白色乾隆花瓶中白色的康乃馨搖曳在暑氣中。眼前依牆排列的書櫃中擺滿了中英文書籍，褪色的檯燈照出半屋子的陰影，在昏暗中，紅絲緞靠墊映得白色沙發更加醒目。

一位英國友人曾說：這間書房是單調上海市中一處舒適優雅的綠洲。其實，我的房子並不是什麼華屋巨廈，但照西方標準來看，它是相當現代的。我花了不少心思使它成爲我們母女的家與天堂，即使這個城市瀾漫著無產階級主義的氣氛，我們還能享受高格調的生活。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十七年之後，在這一億人口的城市裏祇有十幾戶人家同我們一樣還能保有舊時的生活方式：守住他們的故居並僱用原有的一羣僕人。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的軍隊進駐上海後，我們『不能』解僱家中佣人！因爲這會加重失業問題。政治鬥爭使許多原本富裕的人家窮困潦倒，當他們無路可走時仍必須付出大筆的罰金。許多工業家在他們的工廠被遷移出上海之後，跟他們的家人都被送到內地去了。我沒有主動改變生活方式，不僅是因爲

我有能力維持生活水準，也因為上海市政府待我尚稱禮遇，無論如何，我和女兒生活得相當舒適。我們認為革命是無法避免的，所以，我們已準備好跟它一起前進。

我之所以不斷提起一九六六年七月三號午夜前的幾個小時，不僅是因我非常懷念那段跟女兒一塊生活的時光，更因為那是我多年正常生活中的最後幾個小時。

即使在夜晚，熱氣仍然沉沉的盤據著上海，我的臉及手臂被汗水濡濕，上衣也黏貼在背上，書桌上攤滿了報紙，報上猛烈的抨擊性言論象徵一個政治性運動的開始。這些由黨員選出的活躍分子所執筆的文章暗示這次運動的目的以及它可能的暴虐。由於以往我從不曾捲入過任何政治運動，所以絲毫感覺不出這迫在眉睫的大難。然而跟別人一樣，這些宣導文章的激烈言詞也使我不安。

我的僕人老趙已在咖啡桌上留下一壺冰茶，喝茶時，我的目光落在先夫的遺照上。他去世已近九年，但他死後在我心中留下的空虛仍無法填平。當我為政治局勢感到不安時，總覺得空乏無助，也更需要他。

第一次遇到外子是在一九三五年，當時他在倫敦攻讀博士學位。一九三九年，我們結婚後便回到重慶，他成為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進入上海時，他是國民政府外交官。當共產黨代表章漢夫，接替了他的職位時，章希望他在這段轉換時期內，留在新政府裏充當新上任的上海市長——陸軍將領陳毅的外交事務顧問。其後，他獲准離開人民政府，並接受蜆殼國際石油公司的聘請成為上海分公司的總裁。而因為蜆殼公司是唯一肯留在中國大陸的大石油公司，所以巴望與西方世界貿易的高幹對我們禮遇有加。

一九五七年，外子因癌症去世。一位英國人奉命接替他的職位。此後蜆殼公司請我擔任他的管理顧問一直到一九六六年。

繼任的英國總裁希望我能使公司避開許多資本家在中共境內常會遇到的陷阱。我必須設法解決問題而不致損傷公司的尊嚴或讓中共幹部有失顏面。我的工作及管理職員，扮演總裁與蜆殼勞工聯盟的傳話人，分析聯盟的要求並居中協調。更重要的是，我代表公司與中共政府代表溝通。當總裁離開上海時，我便代表他。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成爲上海唯一聞名世界的公司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女性。

一九六六年春，在與中共政府代表簽署「資產與負債協定」之後，蜆殼公司關閉了上海的分公司。我們交出在中國大陸的資產，中共同意接收職員，繼續僱用他們並給付退休金。身爲管理人員，我並不包含在這份協定之中，它祇限於蜆殼勞工聯盟的員工。

當這項協定簽訂時，我那在上海影片攝影場當演員的女兒，正在北方演出。我想等她回來後到香港一趟，但在等她回來之際，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我的女兒及其他團員被影片攝影場公司緊急召回上海以便參加文革。因爲我知道在政治運動期間，政府官員大多不願做決定，而且政府部門的作業也會緩慢下來，甚至完全停頓，所以我不願冒險再申請前往香港的旅遊許可。一次拒絕會形成警察挾持你個人的資料，所以我留在上海，心想文革不會超過一年。

茶使我冷靜了不少。我起身走到隔壁的臥室，雖然很熱，我還是沉沉的睡着了。不久，我的女佣陳媽輕輕把我推醒，床旁的時鐘才六點半，但是太陽已經發出威力，室內的溫度也

漸漸升高了。

「季先生跟另外一個從公司來的人要見你！」陳媽說。

「有事嗎？」我懶洋洋的問她說。

「他們沒說，但是樣子很奇怪。他們直接闖進客廳而且坐在沙發上，不像公司關閉以前一樣在前廳等候。」陳媽回答。

我走向浴室時隨口問道另外一個人是誰。季，我知道是我們公司在上海勞工聯盟的副經理，我經常跟他進行交涉。他是一個好人，明理又溫遜。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以前沒來過，我想他可能是個警衛，長得又高又瘦。」陳媽說。

從陳媽的敘述，我想這人是蜆殼聯盟的活躍分子之一。我們並沒有黨員，從聯盟中這些活躍分子的行動看來，他們是被上海勞工聯盟鼓動在我們公司裏當把風的看門狗。我和這些大部分做警衛或清潔工的積極分子並沒有直接的接觸，主要是從部門主管那裏認識這些人的。

有人敲門。老趙遞給陳媽一個托盤，並從半開的門中說道：「他們要太太快一點。」

「好的，老趙。」我回答，「告訴他們我馬上來。給他們一些冷飲和香煙。」

可是我並沒有立刻下樓。我需要一些時間來準備面對一切可能發生的事。這兩個人一大早來訪是很不尋常的，然而，在中國不論是參加演講或是政治訓話，很少有人事前被通知。幹部認為每一個人在接到通知時都會放下一切事情。我猜想這兩個人是來叫我去參加他們的